

# 范蠡与西施







## 一、吴太伯断发文身

大家公认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祖先，黄帝正妻嫫祖，生二子，长玄嚣，次昌意。黄帝死，昌意子高阳立，世称颡项。颡项死，玄嚣之孙高辛立，世称帝喾。帝喾死，子帝挚立，不善，其弟放勋立，世称帝尧，亦称唐尧。这是史学家司马迁《史记》所说的五帝本纪。

帝喾与姜源生子后稷，是周代的始祖，几代后传至古公亶父，积德行善，得到了国人的拥护，闻名于世。后西戎、北狄来攻，周国人皆怒，古公道：“戎狄所要的是财物与人，财物可以分给，至于人，在他方生活和在我方生活，都是一样，何必争战，杀人而为君王，我不忍也。”于是离邠周，过果山，至于岐山下以避之。国人扶老携幼，均归岐下，邻国闻周古公仁义，多来归附，遂成西方大国。其事详载于《史记》。

周古公生长子太伯，次子仲雍，幼子季历。季历生子姬昌，颖悟仁厚，太伯知父亲意在姬昌，乃与仲雍南奔荆蛮之地，以成全父亲之愿望。

太伯、仲雍过大江，至阳羨南山，南山之北乃长江故道，一片湿地，当时尚无人居住。南山之南风光秀丽，草木繁茂，仲雍不解，一山南北，何以大不相同，太伯道：“山南日照充分，南山坡受光受热，均反照与地，热度倍增，植物易于成长。”继续观察，山南多岩洞，可以居人，以避风雨。探访之后，各洞均有人居，每洞十七八人，男女杂处。仲雍问：“南蛮人何以男女相聚而居，有失体统。”太伯道：“南方猛兽尚多，人少难以抵御，故须住十七八人方可。南方尚无衣无裳，以树叶兽皮代之，见聚生情，男女相亲，当在意中。”复见南人皆断发文身，仲雍问：

“这是何意？”太伯道：“当是效法猛兽，吓唬、壮胆而已。”于是太伯、仲雍亦断发文身，至各岩洞访问互通友好之意。

太伯、仲雍先教蛮人生火之法，过去蛮人靠天雷击树生火，用树枝枯叶保存火种，但南方多雨，每易歇灭，太伯教以燧石相击生火之法。中原行之已有数百年来，有火可煮熟食，有利消化吸收，南蛮人均来讨教，即拥戴太伯为首领。

太伯、仲雍又教蛮人建窑之法。周以窑为屋，行之已久。其法用木板相隔为槽，中加黄土，洒水，打实，再加木板相隔成槽，又加黄土，洒水，打实，层层而上，即成一墙。四墙围成一窑，上以竹、木涂黄泥成顶，窗门均用竹帘，取光及通风也。

太伯考虑，南方雨多，屋顶另取芦、草层层成坡，盖顶方可。众人称之为茅庐。南人均相仿效，乐于在茅庐中住，乃成一家一户，群婚制渐行消失，亦自然之理也。

茅庐既行，各部落群相仿效，人口渐多，需要一个城市，以便管理，山南地区，东西贯通，南北受阻，乃于南山之西南觅一平地建一土城<sup>1</sup>，四通八达，便于传递信息。城周长一里许，众称勾吴，初现小国规模，此城即为最早所建之城，世称吴城。

太伯进一步考虑农耕开垦。先在国中收集兽皮，至中原换取青铜制成农具，有锄有钁。在南山以北长江故道的湿地上，挖土造地。种植芋、薯等粮食作物，改狩猎成农耕为主，民得以安生，并不断向北，扩大疆土，直至长江，更建新城于无夕之梅里<sup>2</sup>，远较阳羨之吴城为大。世称吴国。

太伯死，即葬于梅里，仲雍继立，三传乃至周章，其时周武王姬发已得天下，访求吴太伯之后人，于是封周章为诸侯，十四传至寿梦，疆土大，自称为王。

寿梦有子四人，长为诸樊，次为余祭，三为余昧，四为季札。寿梦以为季札最贤，欲立季札，季札谦让，坚持不可，寿梦死，诸樊立。为满足父王寿梦之愿，乃不传子，而立诸弟，以次行之。这是又一次重演周古公与吴太伯故事。诸樊死，余祭立。余祭死，余昧立，以便再传至季札，季札封地在延陵（今常



州)，弃国远游，不愿为王。余昧死，其子王僚自立为王。<sup>③</sup>

〔注〕

①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二（4101—4103页）载晋代事：“永世（今溧阳）令孔景宜复叛，义兴兵至延陵（今常州）。殿中御史吴喜请精兵三百往讨。喜至国山（今宜兴南部）遇叛军，大破之。自国山进屯吴城。”吴三省注：“吴城当在义兴西南，《九域志》所谓太伯城是也。”《九域志》为著名地理史书，《资治通鉴》引用《九域志》达数十处。

②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载：“吴太伯居梅里，今常州府无锡县东南四十里有太伯城，至吴王阖闾，始筑吴郡城为都城，今苏州府也。”

今两存其说，以待读者判断。

③吴国建国过程详见《二十五史·史记》三十一卷，《吴太伯世家》（341页）。

## 二、吴阖闾建国姑苏

王僚自立为吴王，其理其利有三：一为他父亲余昧已为吴王，既死，子立是顺理成章。二是余昧为吴王时，王僚已掌兵权，且勇猛善武。三是余昧临死，已请季札接位为王，是季札不愿，王僚才自立为王的。但是吴国中对王僚自立为王，也有意见，特别是诸樊之子公子光。他也有三点理由认为自己可以为王：一为诸樊原应传位于他，因考虑其父（寿梦）的愿望在季札，而季札又谦让不受，才不得已传弟，由余祭、余昧而至季札，今季札既不受，当然应返还诸樊之子公子光。二是即使季札受了王位，死后，亦应由诸樊之子接位。三为王僚自立为王，未得吴国王族和大臣的同意，不合法制，更不符当年父亲诸樊的主张。

但是目下王僚势大，公子光只得让他三分，忍气吞声，暂时在王僚手下为将，以待机会。公子光乃广求人才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。<sup>11</sup>

第一个敦请的人才是孙武，他是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，以兵法十三篇知名于世。公子光敬以上宾之礼，为其操兵练卒，王僚以为公子光兵少，不足为虑。

第二个敦请的人才是伍子胥，伍是楚国人，因父兄为楚平王所杀，出奔吴国请兵报仇的。伍子胥逃过楚吴交界处的“昭关”。戏曲中有《文昭关》详述其事，东皋公设谋，由面容与伍子胥相似的皇甫纳为先导，被关上兵捉住。伍子胥方乘机混过关去。皇甫纳当然是误会，被放还了。

伍子胥过大江时，遇渔丈人，摆渡给食。伍子胥多疑，嘱渔丈人勿告他人。丈人知其意，乃投水而死。<sup>12</sup>



伍子胥入吴境，行至溧阳，饿甚，投一女子家乞食，饱餐  
后，又嘱女子勿告他人。女子道：“妾侍寡母，三十未嫁，今为  
救你饥饿，乃与秦昧平生之男交谈，何以为人。”投水而死，后  
乡里论其事，为立史贞女碑。<sup>3</sup>

伍子胥吹箫过吴市，王僚使人召来问话，道及父兄之仇，咬  
牙切齿。王僚壮之，任为大夫。公子光（诸樊为吴王，子称公  
子）知伍子胥其人其事，赠粟布帛，相谈甚为投机，渐成莫逆  
之交。久之，公子光告之心中事，在于复国，伍子胥以身相许，  
愿助一臂之力，公子光亦允得国之后，当立即为子胥报父兄之  
仇。于是信誓旦旦，分头行事。

子胥募得侠士专诸，及欧冶子所造鱼肠剑，剑小而锐利。于  
是公子光设宴款待王僚，僚身披重铠，带甲士数十人赴宴。专诸  
伪为厨师，公子光席中更衣如厕，专诸捧鱼羹入，剑在鱼腹，王  
僚甲士，搜查数遍，方放入其室，专诸捧鱼羹进王僚，抽剑猛戳  
王僚之胸，剑透重铠，喷血而亡，甲士杀死专诸，而公子光大军  
已至。甲士等即归顺公子光。光即接替吴王之位，世称阖闾，公  
元前516年，建都于姑苏。由伍子胥督办其事，伍先审察地形及  
水之流向，于姑苏山（今名胥山）东北三十里建造大城，周围  
四十七里，陆门八，取天象八风；水门八，依地八聪。南为盘  
门、蛇门，北为齐门、平门，东为娄门、匠门，西为阊门、胥  
门。匠门者，居匠人于此。阊门者，通阊阖之气也。齐门者，齐  
国在北方，当伐之以扩国疆。平门者，水陆相称也。娄门者，娄  
江水所聚也。蛇门者，方位在巳，生肖为蛇。

南向复筑小城，周围十里，小城中左为祖庙，右为神庙，并  
选民之健壮者为卒，请孙武教练，积极准备报楚之仇。

吴王阖闾三年，以孙武为大将，伍子胥、伯嚭为副将，出兵  
伐楚。生擒楚国三将，孙武以士卒劳顿，归国。九年再次出师，  
夹汉水为阵，五战，大败楚兵，楚昭王出奔。伍子胥挖楚平王  
坟，鞭尸三百以泄愤。大仇既报，遂留居于吴。

孙武厌战，辞官，优游林下，其兵法流传于世，世称《孙

子兵法》<sup>④</sup>。

[注]

① 王僚与公子光之争王位，详见《二十五史·史记》卷三十一《吴太伯世家》(341页)，卷六十六《伍子胥列传》(405页)，卷六十五《孙武列传》(404页)。

② 渔丈人故事，详见《东周列国志》(551页)，属传说，供参考而已。

③ 史贞女碑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弃于文化馆草地上，今收藏于周王庙。予曾略一浏览，传此碑文是李白所撰，予有疑也。

其一此女为史贞女，因男女授受不亲也。此迂儒之论，不值得提倡。其二史贞女为伍子胥保密而殉身，李白聪明旷达，岂能为此等庸劣之文。渔丈人与史贞女之死，由其自为，是耶，非耶，是其自由，自愿，不必评论。立碑加以颂扬，加以推广，其意何在，对人之尊严、对人之生存权利，如此漠视，对人之行为规范，竟如此认同，实在可叹。

至于伍子胥之为人处世，对其父、兄之死，皆有同情，报仇雪恨，在战国时期，固为时尚，但报仇雪恨，至少应知有理、有节、有度。进一步言，是非恩怨，以和为贵，和衷共济，和谐共处，方是长久的处世之道。

④ 《孙子兵法》，共十三篇，依次为计篇，作战篇，谋攻篇，形篇，势篇，虚实篇，军争篇，九变篇，行军篇，地形篇，九地篇，火攻篇，用间篇。至今二千余年矣，中外军事学院皆用为教材或重要参考读物。详见新编《四库全书》(子部)(223-227页)。





### 三、虎渚头吴越之战

正当吴太伯在阳羨筑吴城，建勾吴，至吴王阖闾扩疆拓土建立强大吴国的同时，又一个新的国家在吴国的南方崛起，那就是越国。它建都会稽，都城就在会稽山下，那里有夏禹的坟墓，夏禹奉尧、舜之命治水，据司马迁《史记·夏本纪》所记载：夏禹居外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。于是导九川，东入于海，天下太平。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中载：夏禹死，夏启立；夏启死，子太康立；太康死，弟中康立；中康死，子帝相立；相死，子少康立。越王勾践之上祖乃少康之庶子。<sup>1</sup>

越国之地背山面海，有渔盐之利，自中原传入农耕法，渐成大国，大臣有范蠡、文种相助。国力大增，与吴国争霸。

吴王阖闾败楚之明年，楚臣申包胥奔秦国求援，在秦哭七天七夜，终以感动秦王，秦王出兵与吴王战。越乘机攻吴后方，吴王阖闾派弟夫概归国御敌。夫概乘机自立为王，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不得已撤兵回国，夫概投楚，而越王勾践已乘虚入姑苏。阖闾兵败，中箭，腿受重伤身亡，孙夫差立。葬吴王阖闾，以鱼肠剑殉葬，另以六千剑甲入墓。金玉珠宝充盈其中。葬毕，尽杀工人以殉，名其墓曰虎丘<sup>2</sup>。

为报祖仇，夫差使侍者十人轮番立于宫门。每当自己出入，侍者齐声呼叫：“夫差，勿忘祖父之仇！”夫差带泪而答：“不敢忘，终必报。”以自警戒。令伍子胥及副将伯嚭，日夜练水师于太湖，练兵之地后称“练淩”。湖边山岗，均建烽燧，一见敌踪，即举火传递信息。

越王勾践得胜而骄，登会稽山，拜大禹墓，告败吴破姑苏经

过，几番上香祭奠，国中人皆来观光，极一时之盛。将军范蠡，智勇过人，袭吴之战，奋勇当先，突入姑苏，首建奇功。见勾践胜而忘备，建言道：“吴虽败，实力未有人损，孙武虽已归田，伍子胥尚在，其韬略、武艺均为上将之才，且闻其有拔山举鼎之力，上次因其在楚与楚昭王战，故越军始能偷袭姑苏成功，非我等之力也。”越王方志高气满，不听范蠡之劝。大臣文种进言道：“近闻探报说，吴王夫差志在复先王之仇，令宫中侍卫天天提醒夫差不忘祖仇，不可不防。”勾践道：“夫差，乃阖闾之孙，一小孩耳，何足惧哉。”范蠡又进言道：“吴大越小，吴跨江立国，有六郡之地，人口百万，物产富庶，粮食充足。越仅会稽一郡，人口稀少，农耕粗陋，尚待开发，主公当励精图治，以增国力，使吴不敢小视越国。”勾践道：“你所言语，我已尽知，我岂小孩，要你等来教我训我，速速回府，待我清静片刻。”范蠡无奈出宫，越王勾践乃与近侍左右，日夕宴乐。范蠡、文种求见，闭门不纳，二人无奈，叹息而已。但言主上失聪，越国遭难之期，指日可待。

范蠡与文种商议，主上既耽于宴乐，我等当各尽其责。范蠡且夕练兵于会稽山下，文种巡视各县，督课农桑，使民有所食，纺纱、制丝为衣。勾践以为越为夏禹后人，禹是颛顼之孙，颛顼为黄帝之孙，吴太伯乃周古公之子，周为后稷之子孙，稷为帝喾之子，帝喾乃黄帝曾孙，所以吴越本是一家人。上次战争实数误会，想不至于再有误会了。范蠡、文种闻勾践之说，笑其迂阔腐儒，恨其无知无识。然越王如此，为将为臣者，实无可奈何。

周敬王二十六年，吴王夫差守祖孝已满三年，乃祭告太庙，兴倾国之师，讨伐越国以报祖仇。命伍子胥为大将，伯嚭为副将，从太湖水道攻越。

越王勾践闻前方战报，乃集群臣，众将计议，范蠡进言道：“吴报祖仇，筹划已三年矣，满怀愤怒，众心如一，不可当也。不如沿太湖布防坚守，待其懈怠而击之。”文种道：“吴众我寡，不如婉言请罪，求其和好，而后乘其退兵而击之。”勾践道：



“三卿之言，一守一和，皆非良策。我当先声夺人，乘其大军未集，出其不意，突袭吴之国土，尽锐攻之，求胜之道也。”诸臣、众将无言，勾践乃亲率众水师，自钱塘潜行太湖，待月上东山，星光黯淡，舟师挂帆沿湖北上，至岚山遇吴水师屯兵之处，灯火微明，亦无更鼓巡哨，知未作准备。勾践命擂鼓，弓弩手万箭齐发，吴军防御不及，中箭落水者一百余人，吴水师众船四散太湖之滨。勾践十分得意，复派部分水师登陆，以配合范蠡所率北上的陆军。登陆西行，忽闻呐喊厮杀声，原来范蠡北行陆军在大雷湾已与吴军遭遇，鏖战正烈。陆军水师乘机攻吴军后方，吴军溃败北去。范蠡与水师援军会师于大雷湾<sup>②</sup>，合兵一处，挺进至鼎山<sup>③</sup>。三年前越军偷袭吴都姑苏，曾取道大雷湾与鼎山。大雷湾背山面湖为吴越陆上重要通道，既是军事要地，又是风景胜地。鼎山形似一鼎，又名乌龟山，其侧即为青龙山与黄龙山，三山鼎立，民间称为风水宝地。事隔三年，范蠡记忆犹新。勾践催陆军北上，范蠡不敢逗留，乃沿太湖西岸北上，一马平川，军行迅速，经大浦，竺山遇小股吴军，驱之即散，前行即至虎渚<sup>④</sup>，向为军事重镇。勾践所率水师，亦已船行到此，水陆联军即可进抵姑苏，吴都又可唾手可得。正高兴时，忽见虎渚一带沿山烽燧，火光冲天，黑烟弥漫，不久烽燧连片火起，百里之内，皆见烟火，显然早有准备，吴军水师，从虎渚东湾、马迹、西山三而来袭，军容严整，船只不下一千余艘。至此勾践方知中计，吴军为首大船上，夫差拉弓搭箭，一箭即射中勾践所乘大船之风帆，船横阵乱，亲将前来救护，皆中箭落水。越水军仓皇南逃。范蠡陆军掩护水师南撤。勾践令范蠡固守良渚古城<sup>⑤</sup>，阻击吴军南下。自率水师返还会稽，检点残卒，仅得五千人。文种进言道：“战已不能，唯有请和而已。”勾践道：“吴越有杀祖之仇。岂肯罢休。”文种道：“吴之大臣伯嚭与伍子胥意见不合。他贪财好利，若以重金贿之，助我请和或有希望。”勾践道：“今事已至此，或可一试。”乃收集王宫贵族之家的珠宝金玉，献于伯嚭，请他代越求和于吴王夫差。夫差不从，伯嚭道：“越尚有兵五

千，杀妻，沉釜于江。大王一无所有，不如受降，以其君、民皆为奴，永世伺候吴王，孰利孰弊，大王试细思之。”夫差亦觉有理，伍子胥力谏以为不可。夫差好沽名钓誉，乃令伯嚭屯兵于杭州城，题名为吴山，即越地尽归吴之意。勾践夫妇入吴宫为奴。文种等则各任国事之责，兢兢业业，犹恐遭吴王之斥责。

## [注]

① 越之开国事迹详见《史记》卷四十一，《越王勾践世家》（366页）。

② 大雷湾，在江苏浙江交界处，原父子岭直逼太湖，南北为山阻隔，传说雷击山岭，遂成通道。其地，一丸封南北，夕阳落湾底，背负重山，岗峦重叠，面临太湖，碧波万顷，山水入胸涤尘思，回首烽燧逐古今。

③ 鼎山在宜兴东南，二千年前即兴陶业，地下发掘中古陶甚多。自陶朱公经营，渐成中国陶瓷中心之一，世称陶都。

④ 虎渚在宜兴分水镇东。昔为宜兴、无夕、武进三县分界处，有词为证。词曰：“一石三分宜夕武，两眼四极水云天。浓妆马迹树，淡扫西山月。吴越战场千载寂，折戟沉沙难寻觅。”

⑤ 良渚古城今已发掘，是良渚文化发源之地。



## 四、越勾践石室赎罪

吴王夫差已允伯嚭所请，以越为属国，拘越王勾践为吴宫之奴。伍子胥闻讯，进言道：“越王往日乘我伐楚之际，偷袭我之京都姑苏，王忘之乎？”夫差道：“未忘也，故今日有讨越之举。”伍子胥又言：“先王中箭身亡，此仇忘之乎？”夫差顿悟，当即令刀斧手将勾践带至祖王墓欲挖心祭奠。伯嚭言道：“大王已有赦令在先，岂可失信于天下。且存越之国，其丁壮可以助我为兵，其谷物可以助我为粮秣，大王方图霸中原，此先王之志也，有越之助，岂非天意？请依先前赦令，命越国为附庸之国，年年贡献人力物力。大王试详思之，何者为善。”于是吴王乃用伯嚭之言，筑石室于祖王墓，令越勾践守墓思过，令越年年倾其人力、物力，以助吴国。越王闻令，叹曰：“岂可忍乎？”范蠡、文种皆曰：“暂且忍之，以待他日。常言道：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古人云：君子报仇，十年不迟。王宜忍心待之。”越王颌首，不觉泪下。范蠡道：“主公且忍，为大事者，不可不抑情以示镇定。”又与文种相商道：“大王夫如此去吴国为阖闾坟守墓，辱亦甚矣，且夕需人照料咨商，你我两人须去一人随侍在侧，你意如何？”文种道：“将军久掌大军，素有威望，有多计谋，可留国代理政事。文种才不足以治国，武不足以敌阵。但伺候越王夫妇之事尚能勉力为之。”范蠡道：“大夫之言差矣，每有战事，你在后方料理粮秣供应，从未有失，长于治理郡县吏事，众人所服，治国之事，当劳大夫。至于范某，虽通武事，于今非练兵之时，去吴既可护越王夫妇，亦可助其劳力之苦。如此方可两全，请大夫详思之。”文种道：“既如此，即依将军。不知大王夫妇何日启程？”范蠡道：“吴使者来催促已数日，待大

夫礼物备齐，即可启行。”文种道：“珍珠宝玉前已搜刮殆尽，今所有者，仅骡马数百头，粮食数十车耳，已准备就绪，公私财物皆尽，请将军向伯嚭好言相告。”于是越王、范蠡、文种互道珍重，越王复口占一歌，词曰：

故园百万顷，绿水绕山青  
关山今永别，梦里难寻觅。

范蠡相应口占一歌，词曰：

壮士去国北，弃剑为奴仆  
关山难飞越，我心坚如铁。

文种随之口占一歌，以相应和，词曰：

君臣从此别，梦中常相忆。  
若问归国期，众人心如一。

于是越王登车，老牛破车耳。越王破衣旧裳，土后短衣、破裙，均不善履，草鞋而已。范蠡，居仆位，挥鞭三响，牛车慢步起行，生死尚难逆料，何日归来，各人心中均有筹算。

既至吴王闾阖坟前，石室三间，中为客堂，左为越王勾践夫妇卧室，右供范蠡起居，内外空无一物。门外有卫兵二人，守卫陵墓，兼监视勾践等三人行动，随时汇报吴王。

范蠡在车中取出工具，割草先为勾践夫妇铺设地铺，以供休息，复取出炊具，供王后造饭之用。勾践对王后道：“在此，我们为吴宫奴仆，称谓当有所更名，我为吴奴勾践，你为吴奴勾妇。”范蠡道：“我应为吴奴范仆。”三人含泪会意。范蠡道：“我等今在吴国，均为奴为仆。过去之事万不可再提；将来之事，亦不可妄想。抱定主意自己只是奴仆，不是其他，万万切记。”勾践、勾妇道：“范仆所言甚善，我等当互相提醒，切记勿忘。”

一日两餐，所带粮食均山芋、地瓜、魔芋之类。勾践初食时，尚皱眉头，勾妇用脚踩之，方从容而食，数日后，渐渐习惯。

第三日，伯嚭派使者前来责问：“礼物何少也。”勾践将欲



解释，范蠡示意，勾践停口，但称诺诺。使者走后，勾践道：“国中财物已尽，如何再筹礼品？”范蠡道：“我自思自量多时，死的资财是没有了，活的资财或可一试。”勾践道：“你要以百姓为礼品，未免有违祖宗遗教。”范蠡道：“勾践，你怎又忘了现在的身份？越国之物与人，尽属吴国所有，献之犹恐不及。待我请假回国一行，凑足礼物，方算称职。”

范蠡回越与文种商议，先选壮丁百人，以补充吴国兵源，另选老者百人，以补充吴国大臣府中杂役之缺。再选妇女百人，供宫中、府中婢妾之用。文种问：“妇女选少女还是已婚者？”范蠡道：“高门少女，自恃门第，已有品位，又读过圣人之书，守身如玉，难供吴王及大臣淫乐之需。民间少女，未免粗陋。可选少妇中解风情者为之。”文种解意，亲自调选风流少妇百人。民间虽有怨言，一经解释，均即默然，大王尚留吴为奴，吾等尚在于人间，又在本土，已属万幸。

范蠡备马车送男、女至姑苏，伯嚭接着，十分欢喜，先选少妇至吴宫，其余大臣亦各有一份，唯伍子胥不受，余皆称谢。壮丁、杂役均留伯嚭府中使用，伯嚭又向吴王报告，勾践恪尽奴仆之责，先王坟地，每日打扫三次，种树、栽花，坟旁布置一新。新送来越国少妇，均风流称意，大臣均谢君王厚赐。吴王大差闻报，乃召勾践入宫，见勾践后随一人，虽衣衫破败，而器宇不凡，乃问勾践：“此是何人？”勾践答：“越国旧臣范蠡，今亦为吴宫之奴，一同随勾践看守吴先王坟墓，帮勾践赎罪。”夫差道：“范蠡为将，久闻其名，不意今日却在此为奴，未免太委屈了。”乃对范蠡道：“你若改过自新，弃越归吴，寡人亦可重用，你意如何？”范蠡叩首再三，方言：“我是有罪之人，古人云，亡国之臣，不可言政；败军之将，不可言勇。仆在越为臣时，不能辅佐勾践向善，反而得罪大王，应当受罚，方显大王公平。为奴为仆，故为应得之罪。范蠡伏罪，愿终身祭扫吴先王之坟，以赎前罪。”吴王见勾践等三人皆破衣无履，乃赐布衣数件，旧履各一，以示王之宽容大量。

[注]

关于勾践石室被囚详情，参看《二十五史·史记》卷四十一《越王勾践世家》（366页）。





## 五、越范蠡密室论战

勾践夫妇与范蠡，被囚于石室，看守吴先王坟墓已有一月，吴王夫差召石室守卫之兵。问：“三人有怨言否？”兵答：“未闻其怨言。”夫差又问：“生活情况乐否？”兵答：“未见其乐。”夫差再问：“日常有动作否？”兵答：“皆家常之事，砍柴、烧饭之类。”夫差更问：“出外行走否？”兵答：“在户外附近割草、放羊，皆在百步之内。”夫差思忖片刻，又问：“有嬉笑之事否？”兵答：“无之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歇。未见其看书写字，也未见其练武。”夫差笑道：“三人真成吴国之奴仆矣。”于是召大臣商议，夫差道：“吴乃周古公后人，自太伯立国，渐见强大，前败楚军为丞相伍卿报仇，后平越国，以为属地。我意今民富兵强，可征伐齐国，争霸中原。诸卿以为如何？”伍子胥道：“齐久为大国，齐桓公首先称霸，不可轻视。”夫差道：“齐景公新亡，大臣争权，此有利之时机也。伍卿大仇既报，岂不愿助寡人伐齐乎？”子胥默然，其他大臣则颌首赞同。

夫差整顿大军，复征兵于越。文种奉命，请令于勾践。勾践乃于深夜，商之于范蠡。勾践道：“夫差为越之仇也，我岂可发兵助之。”范蠡道：“今我三人性命皆系于吴王一人，吴王一怒，我等岂能生还。”勾践道：“既如此，我等聊以应付，遣兵一千以助之，如何？”范蠡道：“吴王详知越国兵力多少，遣兵一千，恐难允诺。且吴与齐战，若吴败，必迁怒于我，若吴胜，或能宽恕我等之过，放还越国，亦未可知。”勾践觉得有道理，着文种先加准备。

夫差知文种已在越国筹兵助吴，遂有赦免勾践还越之意，伍子胥闻之，谏曰：“勾践外示恭顺，内藏奸计，一旦放归，后患